

元方回詩與其詩論

孫克寬

一 方氏生平與其著作

在傳世的元人文集中，桐江集與桐江續集與桐江續集兩種，大概要屬於冷書一類。當清代四庫全書纂脩時，祇箸錄桐江續集一種（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十九），其後嘉慶中，阮元進呈書目中才出現「桐江集八卷」。兩書的作者方回，是南宋降元的儒臣，我最近出版「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中，收有「癸辛雜識記方回事疏證」一文，對方氏生平與其著作，畧有敘述。我曾摘抄桐江續集的詩，在卷前寫過一則小序，最錄方氏生平，現在逐錄於下：

「方回字萬里，別字虛谷，宋徽州歙人。生於宋理宗寶慶三年——西曆一二二七年——父名琢，以罪謫廣西，生回於封州，母故婢也。三歲而孤，親舊賈歸，從其叔父讀書。弱冠有才名，見知於魏克愚，呂午等（註一）。酷好吟哦，取徑自張耒而入黃（山谷）陳（后山），終身依傍江西詩體。新語入詩似楊誠齋（廷秀），苦硬恔會茶山（幾），參虛字爲活語，法呂居仁（本中），律句率易間入放翁（註二）。顧好道學，自謂服膺朱文公（熹），景慕真（德秀）魏（了翁）（註三）。游幕四方，三十以後，以呂師夔之荐，中浙漕試，省試別院第一，遊馬碧梧（廷鸞）之門（註四）。幕官荆襄江東，忤賈似道之客廖瑩中，不獲甲科，終身以爲恨！」

回敢爲大言，標榜道學而躬行有歉。當德祐之季，似道覆師江上，待罪揚州。回上書斥其罪，有十可斬之說，（註五）四方快之！登朝不久，不洽於陳宜中，出守嚴州。杭州已降，元兵至嚴，回竟歸附，得建德總管，不能踐言死封疆，爲時詬病。在郡七年，被計逮揚州對簿，竟坐廢（註六）。游食杭城，與宋遺民文士，觴詠湖山（註七），時一游北來貴人門，取餽餼。周密紀其事於癸辛雜識，極詆之，時有太過之處，大體不誣。回卒

於元武宗大德十年間，年逾八十（註八）。其入元後詩文，名桐江集者八卷，又有桐江續集三十七卷，詩得廿八卷，今皆為商務印書館景印行世。」

這兩部集子，桐江集收在商務印書館初印的宛委別藏裡面。續集是在珍本叢書內。莫友芝邵亭知見書目載桐江集說：

「桐江集八卷，元方回撰，入元以前文。阮文達（元）以進呈抄本。」

續集原委，具於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一六）據謂「此桐江續集，皆其元時罷官後作。」又說：「其詩專主江西，平生宗旨，悉見所編瀛奎律髓中，雖不免以粗率生硬為老境，而當其合作，實出宋末諸家上。」以「粗率生硬」評他的詩，實出明清以來宗唐的成見。正因為這樣，我纔覺桐江詩有重予評介的必要。

註一：方回先君事狀，載桐江集卷八。

註二：參閱後節桐江詩論。

註三：見四庫總目提要桐江續集下。

註四：見前引先君事狀。

註五：十可斬疏見桐江集乙亥前上書本末，事又見薛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通鑑，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

註六：回有「過嘉興道中接待寺，丁丑十二月赴遠揚州」詩，載桐江續集。

註七：桐江續集中有唐師善等倡和詩，皆宋遺民。

註八：見桐江續集送俞唯道序。

二 桐江詩與江西詩派

方氏的詩論，大概散見於瀛奎律髓所選各家詩評，和桐江集中雜文。另陶宗儀說郛三三卷，收有虛谷閒抄，明人續說郛三三卷，也收有虛谷詩話，皆是蒐集他的平日論詩之語（閒抄多雜考事物抄輯舊書）。實非方氏的系統著作（又

晚年作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今亦未見）所以本文的論述，祇以桐江兩集爲主。方氏的詩學，純以宋代江西詩派爲宗，他在瀛奎律髓登覽類，陳簡齋（興義）：「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詩下評註說：

「老杜詩爲唐詩之冠，黃（庭堅）陳（師道）爲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廓悲壯者陳簡齋也，流動圓活者，呂居仁（本中）也，清淨潔雅者曾茶山（幾）也。……此余選詩之例，所謂正法眼藏也。」

他選詩的宗旨既如此，作詩當然也是江西家法。要對他的詩有了解，似須先知江西一派的詩學。所謂江西詩派者，創論於呂居仁的少作——江西詩派圖，後來演述而擴大其體格者，怕是方氏的「一祖三宗」之說，和他在瀛奎律髓中所標舉的「句眼」與平素所主張的「生，新，活，響」之說。紀曉嵐（昀）斥他說：

「其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日矯語古淡，一日標題句眼，一日好尙生新。」——瀛奎律髓刊誤紀序。但原刊此書的清初吳之振氏，却欣賞他這種態度，他說：

「其評詩則標點眼目，辨別體製，使風雅之軌，後學可尋。」——瀛奎律髓吳序。說真的，江西派詩人的用力，却正是生新，樸雅。因爲講生新，所以用力字句，而追尋古人用力之處。「句眼」的標舉，正是研究詩的一種方法。前乎此的，只是談到句法，如：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山，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爲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甚明。」——竹坡詩話（歷代詩話藝文版）

「余嘗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遇林分外明』，謝眺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座下漸人多』，而杜云『座深鄉黨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宋人僞作後山詩話（歷代詩話藝文版）。

元方回詩與其詩論

1101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雖黃須倚闌，君卿脣舌要施行。』——紫微詩話（同前）

「梅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所稱。」——彥周詩話（同前）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牽排比處。

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鶯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以上石林詩話（同前）。

從這幾則宋代詩家公案來看，他們論詩是重視下字造句的。而方氏的詩論却又更进一步提出「句眼」主張，可謂青出於藍。

江西詩派自黃山谷起尊尚杜甫，不止是嚮往於杜詩的法度森嚴，還許是效法杜詩的寫實精神。（梁啓超謂杜詩爲平寫實派）少陵的詩篇多是取自現實題材，即使是感興之作，也是切近事理與模擬物象。於是江西派詩人的詩材，也都是取諸眼前的事物，不誇大，不變形，以切盡事情爲主，這樣便成功樸雅淡泊的一型；又因爲着意描寫景物，不免走到新巧的一面。江西詩人都尊重他們的前輩梅堯臣（聖俞），常提出他的河豚詩講說，那就是純用實手法寫的。茲舉其第一段：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揚花，河豚當是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身猶吳蛙，庖前若失所，入喉爲鏝鄒！」

這樣的描狀河豚魚，並不用什麼典實，只是忠實地，客觀地敘述，純是從杜詩得來。（杜詩：閬鄉姜少府設齋詩，便有這樣

地描狀。」所以歐陽修說：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詩：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故南人多與荻芽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六一詩話。

歐公所論，葉夢得曾駁他寫河豚出現的時期不確，謂「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但梅是宣州人（今安徽宣城涇縣），河豚在上游的出現，或與江浙不同，那末梅詩仍是寫實的，此所以為江西詩所祖述。

山谷詩，後山詩，凡遇描寫事物，都力矯膚泛或用典故代話。他們因此又抬高了陶淵明的朴質和韋（應物）柳（宗元）的閒淡。這不止對肥穠的唐詩，加一番洗滌工作，事實上他們就在走這一條白描，直致的詩路。至於「生新」的要求，則是詩體演變的必要條件。李太白古風說「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清真對六朝的濃艷說來，何嘗不是生新的調子？杜老贈李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山谷終身所要做的，怕就是「生新」二字。魏道輔（泰）臨漢隱居詩話云：

「黃庭堅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以成詩：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

雖然是不滿山谷，却正道出黃詩的生新之處。僞後山詩話說：「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所謂拙、朴、粗、俗，對宋初西崑體盛行之華靡詩風來說，那就是生新了。富貴人家厭厭慣肥肉長魚，一旦換點竹筍野芹，豈不是新鮮口味嗎？所以在他們的詩集中，找不出一點熟爛庸俗的詩句來。如山谷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詩，本是正正當當地台閣文章。但警策的律句：「月斜汾沁催驛馬，雪暗崑崙傳酒盃」，「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桃不待求」，何曾有一點「翰林官樣」，這就是所謂「生新」。明白了江西詩的內涵是如此的構成，對方氏的詩與他的詩論，才可以有瑩澈的了解。

三 桐 江 詩 介

方氏的詩篇，今所存於桐江續集裡的，都是入元休官後詩。他自說：「我如陸務觀，平生詩萬首」。現存的廿八卷詩，合起來亦有兩三千首，起五十七歲（至元二十年癸未）正是詩格已成的時候。我曾摘抄他的古今體詩二百餘首，截止於七十歲，都是清勁之作。在此以後的詩，便不免老筆頹唐了。讀過這些詩以後，我覺得他的詩風有三點可取：①素朴，②顯豁，③切至，綜括起來，仍是江西派寫實精神的延續。在形式上，他另有一點，就是喜以俗語入詩，頗似楊萬里（誠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善於吸收活的語言。不過他與前輩江西詩人不同的是不用精巧潤澤的字面，用典也不深細，所以周密就批評他以「放肆爲高」了。

第一，所謂素朴，並不是槁木死灰，而是真氣橫溢，樸實無華。陶詩：「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何嘗不用意描繪雪的形像，但沒有「玉樓，銀海，銀鞍，玉帶」那樣尖巧與費力。再如：「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狗吠深巷中，雞鳴高樹顛」等句，簡直活畫於一幅田家樂來，無一毫的做作，但却百讀不厭。杜老「羞嗟短髮還吹帽，笑債旁人爲整冠^{九日藍田詩}」，「倉皇依舊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饑遲^{錢鄭}」，「雖用今體的聲調，還保存着素樸的氣質。楊萬里，范成大的田園詩，雖都是認真的向這方面努力，但還免不掉有點朝貴氣，名士氣，是人爲的樸，不是天然的樸。方氏雖一度官到太守，但出身於江湖遊士，休官時又長年窮困，鄉氣多於官氣，野處多於朝居，他又極力向這方面走去，所以無論古今體詩，都樸質而不雕琢。古體如秋晚雜詩五言（卷二）：

「思詩無佳句，佳句拾不來，不思忽有得，清晨視空階。昨日所未有，紅葉初可枚。小雨過庭菊，一夕粲然開。饑雀噪簷隙，紡車響林隈。百動各有爲，此復掛我懷。秋意美初寒，經營一衝盃，炊僕告薪盡，空庖風捲埃。」

此詩說的都是老實話，可謂稱心而寫。又如路傍草（卷三）：

「野火燎荒原，霜雪日皜皜，牛羊無可噉，衆綠就枯槁。天地心不泯，根芽蟄深杳，春風一披拂，顏色還媚好。如何被兵地，黎庶不自保，高門先破碎，大屋例傾倒。間或遇茅舍，呻吟遺稚老，常恐馬蹄響，無罪被擒討。逃奔深谷中，又懼虎狼咬，一朝稍喘息，追胥復紛擾。微言告者誰，勸我宿須早，人生值艱難，不如路傍草。」

這是方氏由徽州向九江旅途中的詩，那時正是「江南群盜」紛擾之時，元庭用北兵鎮戍，對這些亡國之民，當然騷擾備至。所謂「常恐馬蹄響，無罪被擒討」，真寫出小民哀哀無告的惶懼心情。全篇直抒所見，了無藻飾，不能不說是出諸肺腑之真。七言古體如老馬行（卷九）：

「髮雕齒鈍兩衰暮，重到江南如隔生，我閒解宦甘寂寞，爾病良醫甘灌烙。」

毫不誇張，直說自家的窮與老馬的病，相依爲命，也相映生姿。假如換一個詩家來寫，也許把「驕驕，騏驎，掣電奔雲……」這些字面都用上了。

古體詩寫素樸易，因爲陶杜以來，都是這樣直抒胸臆，明白如話，於素樸中表現出真摯的情感。方氏詩取此徑，自易於見工。談到今體詩能寫實事實景不假雕繪，便不容易了。但方氏的今體詩，依然保持這種風格。五律如梅雨連日（卷一）：

「簑笠千村外，乾坤五月中，若無梅子雨，焉得稻花風，深貯池塘滿，交流畎噲通，還知周廩積，敢嘆阮途窮！」

「草樹加蒙密，波濤計渺冥，似宜穿野屨，直與眺江亭；薪濕厨煙重，泥渾井汲腥，虛堂坐昏黑，時有一流螢。」

中幅律句對仗，純是流走一氣。所用的字面，如「稻花風」，「梅子雨」，「厨煙」，「井汲」，那樣不是眼前常有的事物？也是鄉下人習用的口語。能把這些凝爲一聯，叫它成爲一種氣氛，便是「素樸」之境了。七律如八月初一日（卷二）詩句：「薄田重獲收新粟，老圃開包獻巨梨」，九月初一日句「秋着此寒欺老我，詩將何句待重陽」，又生新，又樸素，供人咀嚼不厭。即使是壯麗，感慨的題目，他也不加以裝點，如湧金門城望（卷十）詩：「略騰繁華猶好在，細看冷淡奈愁何！」「難尋舊夢花陰地，賸放新愁雪意天」，「一錢物變千錢直，十戶民驚九戶貧」，「尙想泊船行馬地，不殊衝雪探梅時」，這些句法，雖極像陸放翁，可是較他更接近實際生活。至於七絕詩，集中也不少。他論詩嚮往於杜老夔州後詩，所以寫的更爲直致。有聽航船歌十首，純用竹枝體，寫的却都是道地船家的苦惱經，沒有一點浪漫氣氛。如：

「家住斜塘大戶邊，時荒米貴欠他錢，從此駕船歸不得，無錢且駕小航船」。

這是說明船戶受高利貸的重壓，喘氣不得。當蒙古入主中國，色目人當權，培克營利，有所謂「幹脫錢」的制度，商民交受其害。（拙著元代幹脫錢與西域人對華剝削一文收入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可以參閱。）南宋降附，江浙素有富庶之稱，剝削、壓榨自然更甚。所以連船戶也不免做了剝削的對象，這首詩正是現狀的反映。又：

「賭錢輸了阿儂哥，黃草單衫破孔多；相趁縮砂紅豆客，霜風九月上淮河。」

所用口語，皆是船家特有的行話，怕比我們用白話寫的新體詩，更能道出作意來吧。爲什麼方詩如此樸素，大概是取材真實，只寫所聞所見的真實材料，不加一點裝飾，却又有詩的感興，具備詩的韻調。與擊壤（邵康節）一派詩，又迥然不同，其可貴處在此。

其次說到他的顯豁作風：近人王國維先生提出詞的最高技巧爲「不隔」（見人間詞話）。我們讀詩所嚮往的「明白如話」，便是此境。但詩是要引起讀者美感的，僅顯豁而沒有意致，便不是詩而是文章了。方氏的詩，多半是寧

求明白，不求深晦；寧表達意思，不重視詞藻。我現在再抄他一首楊村秋晚的五言詩古來看（卷十一）：

「今日空復熱，月落色亦紅，東方垂欲明，忽被林霧濃。已有牧羊兒，出沒黯淡中，暗行三十里，兀兀視馬鬃，天宇悉已白，始見真秋容。宿鷺起空際，鳴雀出林叢，何所最可喜？稻熟歲粗豐。人世強食弱，生生終不窮，干戈洵海宇，幸存茲老農，古來幾魏徵，死爲田舍翁。」

這是記敘早行時旅途所見的景色，從「今日」句到「歲粗豐」句，那一點不是黎明時江南農村的風光。另外富陽田家五言古詩句：「早稻青已黃，晚稻亦垂穗，霽雪割稻聲，白與割草異」。又「兒臥牛自行，客熟犬不吠」等句，真是逼真地道出田家風物。這還是狀寫靜態的事物，至於抒寫性靈的今體詩，也同樣地明淨無塵，如九日北山寺（卷五）：

「松陰佳處路宜馳，裏袖寒鞭馬上遲，邂逅同傾九日酒，淒涼暗誦十年詩；試迴白首思前事，未覺青山減舊時。節後騷英應好在，煮茶更與野僧期。」

此詩可謂瀏亮圓轉如彈丸脫手。三四一聯的明白，說話也不過如此。其他詩句如「近別復驚三換曆，相疏不寄一行書」寄趙賓陽「總因燕頷多庸將，却悞蛾眉事別人」湧金門城望「忽喜孤煙支柱杖，偶逢平石寘繩床」山登秀，都不失爲明白流利的好詩，却又不像清代性靈派詩那樣的小巧與滑易，依然是江西詩人重拙的底子。

再次說到切至一點：宋詩的要求，原須對所詠的本題，確切不移，而又濟之以深厚的情感，流走的氣脈，運轉其間。如陳后山輓司馬光詩：「事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黃山谷見之嘆曰：「陳三用事妙至此耶！」即如黃詩輓宋神宗的名句：「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也正切合着熙寧變法行官制的事。又「丘陵或爲谷，天地不藏舟」，用莊子意，却又哀悼神宗的棄世，都是從杜老武衛將軍輓詩裡出來。所以做江西體的詩，都要注意到這一點。方氏的古今體詩，多工於寫景寫事，於描狀中透出肫厚的情感；咏田園便是田園，咏兵亂便是兵亂，咏遊賞便

元方回詩與其詩論

二〇八

是遊賞，所下詞句皆不能移易他處。古體如三月十一日問政山次劉元輝韻：

「禊節去未遠，是日天更朗，微寒護餘芳，春節綠渺莽。」

一起即是三月的光景。接着沿途述景如「支策拄雲漢，舉端拂星象」，「青空鶴鶴嘖，碧砌蝸牛上」，宛然山行與古廟敗落的情景。我還愛他的泝溪回行三十里入婺源縣界詩：

「軍馬所不到，大山夾長谷，千載幾喪亂，不知有殺戮。雞犬何晏然，未羨鄠杜曲。連林望不極，春晚翳以綠，其大至如椽，謂之貓頭竹。苦竹尤清嚴，翠葆森矗立，厥土最宜杉，彌嶺亘岡綠。種杉二十年，兒女婚嫁立，杉杪以樊圃，杉皮以覆屋，猪圈及牛柵，無不用杉木。」

此詩寫狀山中景物，與山民生計，用大謝（靈運）鑱刻之筆，叙事則運以陶詩的真樸之氣。讀後閉目一想，宛然徑行徽州的老山裡面一樣。還能說不切至吧？至今體律詩，篇幅短，力量集中，更是容易表現「切至」的功夫。方氏律詩，自然更能顧及此點。如贈徐瓢翁（孚）的第一首（卷十四）：

「六十年前欲冠時，江湖聲價已颯馳，四靈在昔三曾識，八袞於今百可期；多難漸驚前輩盡，老懷那許後人知，何當琴酒鏡窗夜，莫說興亡但說詩。」

三四一聯，徐翁的詩壇身份，不抬高。五六一聯，正是一副遺老落寞的襟懷。又別秀亭（在嚴州）的詩句：「霜入川原疏草木，烟銷城市出樓臺」，只有住居過沿江山城的人，才能曉得此詩的真切。又春思詩「多端世故干戈後，大好春光老病中」，又小長橋書詩句：「雪滋死草芽先綠，水浴新鷺掌倍紅」，又太湖觀雪詩句：「海內百年詩客眼，雪中一葉太湖船」，又丹陽道中大雪詩句：「瑣細穿蓬仍急舞，迷漫渡水故斜吹」，「孤村茅屋炊烟滅，匹馬征衫凍僕隨」，這些句子，寫情寫景，叙事言志，都是直抒胸臆，而又確切不移。此外我還愛他的絕詩，如舟行青谿道中入歙：「立岸兒童看客過，人煙近處放牛多」，「臥看孤蓬搖水影，悠然枕上一詩成」，「下水輕舟弦脫

箭，盤山細路線穿針」，更是刻劃出山溪放舟的風味，而且自鑄新詞，絕不拾人牙慧，大可以療治一般詩人，「腐廊」的弊病。

方氏詩篇，數量那樣的多，隨意拈出，當然不無罅漏。可是從以上所舉三點來讀他的詩，也可謂「思過半矣」。他的詩學淵源，曾有詳盡的自述，見桐江集送俞唯道詩序：

「予作詩六十年，弱冠在鄉里無碩師，竹坡呂左史（午）實警擿之。俾讀張文潛詩有味，欲學其體，……入天目謁洪後峴，取半山集看讀……二十六還家，以詩投郡守魏靜齋。其兄已齋守宣城，贈梅聖俞集……別看陳簡齋詩，始有人門。於是改調，通老杜黃陳簡齋玩索。」

從這篇自述裡，可以摸索到他的詩路。他初學張耒，文潛詩長於樂府，寫實事情，與唐張籍格調相近。所寫的今天體詩，蘇東坡說「張得吾之易」，其平易寬綽之處，雅近於蘇。方詩的律句，儘管是學黃陳的風格，却不似他們那樣拗折。古風鋪敘事實，得諷諭之遺，也許正是從此入手之故。如他在所編瀛奎律髓中，特別標舉賈島的詩也正是淡澁的一脈，可以見其趨向。

從上面所引方氏的詩來看，優點是清新，真實。不過也有很大的毛病，太求率直，太求痛快。有許多詩，直以詈罵爲能事，使比興的風規全失。今體詩如三月十六日夜獨酌思歸詩：「自倚此中惟拙直，不知何故每驚猜」，有感三首詩：「欲淬筆鋒剗鬼膽，生冤死恨海漫漫」，古體如木綿怨末句：「賤獲淫婢何所知，但爲權臣深惜之」。諸句皆俚俗過甚，所以有人說方詩俗調太多，即緣於此。他力學杜黃的生硬槎枒之處，却不向他們詩中的細膩精緻去探討。他最討厭晚唐詩，不喜溫李，却不知杜詩之後，只有李義山得杜之深，黃山谷得杜之峭（清方東樹論七律，舉二派七家之說，謂：「在唐惟李義山實兼二派」），而且要詩境造於深沈，耐人尋味，非問徑於玉溪生不可。本來江西詩派的詩，就是包含著兩種情調：一是陶韋郊島的古淡苦澁；一是二謝杜李的精嚴深摯，從這兩條路去上合風騷（風騷是雨

元方回詩與其詩論

二一〇

條路），大要須從文選下過一番工夫，所謂「伐材於選」者是（清張之洞語）。當方氏的時代，古文得勢，文選被蘇東坡罵爲「齊梁間小兒語，強作解事」，誰還去學它？方氏又依傍道學，不屑「滴粉揉酥」。洗刷華藻過甚，於是詩中只有浮動的氣脈，而沒有潤澤筋骸的血肉，所以不耐久讀，缺乏韻味。紀昀批瀛奎律隨，痛罵他的詩風，也許是著眼此處吧。

四 桐 江 詩 論

上面所評述方式的詩篇，從那些詩句中，不難看出他的論詩觀點。但要想具體地明瞭，還得在他的論詩文字中探討。如前所述，方氏的詩論，大略散見於桐江兩集和瀛奎律髓選詩的評註，可是律髓的評註，多是集中議論的引伸。所以仍須以桐江集所收的文章爲主，而參之以律髓。

方氏的詩論，可以分爲兩大部份：一是「立」，即是他的做詩的積極主張；一是「破」，即是他對南宋以來其他詩派消極的指斥。他對詩的主張，是立意要「清新」，鍛句要「活」「響」。在滕元秀詩集序說（桐江集卷一）：

「詩貴活，貴響，不然則死語啞語也。始回讀鈞臺集見有『月色搖江如汞走』者，噫，此所謂活語乎？又見有所謂『七里風煙萬里寬』者，蓋亦響而不啞，細視則那人龍嶺老樵滕公之所作也。

夫詩貴活，其說出呂居仁；貴響其說出潘邠老（大臨）。近世爲詩者，七言律宗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靈之好。而鬪釘（釘釘）粉繪，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篇，如蘇黃李杜，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子，又皆縮手不能。是以爲遊走乞食之具，而詩道喪矣！」

這種主張，在瀛奎律髓中亦盛著此論。如在會茶山（幾）「次韻王元勃問余齒脫」詩後，即提活法入詩之說：「落筆無活法，則不能用事」。宋體詩用議論而不似西崑堆砌，純賴參以活法，如東坡和劉道原讀史詩：「仲尼憂世接

與狂，臧穀雖殊竟兩忘；吳客漫陳豪士賦，桓侯空笑越人方，」以「雖殊」，「竟」，「漫陳」，「空笑」等副詞組合幾個故實，便覺得清空不滯。何謂活法？即以虛字入詩。蘇黃固多如此，陳簡齋，陸放翁等亦然，往往借一兩個虛字傳出句調的神態來。放翁黃州詩：「一帆寒日又黃州」，於「一帆寒日」之下，加一「又」字，聯接黃州的實語，便覺跌宕生姿。又像黃詩徐孺子草堂：「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祇是欠陳蕃」。「可能」，「祇是」，皆是副詞，而作詩的主旨自見。陳簡齋除夜詩：「比量舊歲聊堪喜，流轉殊方又可驚」！「聊堪」，「又可」皆虛字。放翁夜泊水村詩：「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猶堪」，「何至」皆副詞，凡律詩對仗，攙入虛字，讀之皆覺得跌宕往復，這是蘇黃以後矯正西崑體餽釘板滯的詩法。關於虛字入詩之論，瀛奎律髓選黃山谷「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及「十二月十九日夜發漢陽」：「聊爲短句」評註下，大暢其說（選摘類）：

「試通前詩論之，『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即老杜詩『直知騎馬滑，故作放舟回』也。凡作詩五言七字皆實之爲難；全不必實，而虛字有力之爲難。『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心』，以入字歸字爲眼。『涼泉依細石，晴雲落長松』以依字落字爲眼。『櫻柳枝枝弱，枇杷處處香』，以弱字香字爲眼。凡唐人皆如此，賈島尤精。所謂敲門推門，而精微於一字之間是也。然詩法止於是乎？惟晚唐家不悟，蓋有八句皆景，句中下一二字以爲至矣，而詩全無味。所以詩家不專用實句實字，而或以虛爲句。句之中以虛字爲二，天下之至難也。後山曰：『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欲行』『信有』四字是二處。『臆欲論奇字，終能諱祕方』，『臆欲』，『終能』四字是二處。簡齋曰：『使知臨難日，猶有不欺臣』，『使知』『猶有』四字是二處，他皆做此。」

此論極爲精當，紀昀批說：「虛谷平生見解盡於此段」，儘管不贊同說他「平生偏僻亦盡於此段」，但其爲獨到的見解，却無可否認。做詩不止於用活，更要取境「清」，造語「新」，這點方氏的議論，亦最透關。他在馮伯田詩

元方回詩與其詩論

二二二

集序裡說（卷一）：

「天無雲謂之清，水無泥，謂之清，風涼謂之清，月皎謂之清。一日之氣夜清，四時之氣秋清，空山大澤，鶴唳龍吟爲清；長松茂竹，雪積露凝爲清。荒迥之野笛清，寂靜之室琴清；而詩人之詩亦有所謂清焉，清矣又有所謂新焉。新沐者必彈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此以舊而爲新也。古嘗黍稻麻麥皆貴新，此名舊而實新者也。田穰則易，器敝則改，此舍舊而圖新者也。」

然則詩人之詩，清而能新，即新而後能清邪？老杜謂『清新庾開府』並言之而未嘗別言之也。非清不新，非新不清，同出而異名，此非可以體用也。

或謂老杜之奇太白也，以清新對俊逸。而予於馮君之詩，獨以清新許之，無乃於俊逸不足乎？曰不然。才力之使然者爲俊逸，意味之自然者爲清新，可無彼，不可無此，故不同也。……」

從「清新」的情致，分別闡明清新的境界，尤其是指出「意味之自然者爲清新」，開益後學，而且指引作詩的法門。方氏的詩，大體能够清新，正是研究有得。方氏極推崇陳簡齋的詩，亦正是有取於他的造語生新，取境清越之故。如「燕子經年別，梧桐昨暮非」，與「一涼恩到骨，四壁意多違」之句，和陸詩「深巷明朝賣杏花」，簡直是「脫口如生」了。清新之外，方氏又嚮往於率放一路，他極取杜老夔州後詩。他說：

山谷論老杜詩，必斷自夔州以後……又取其丙午（大曆元年，西曆七六六年）至辛亥（大曆六年，西元七七〇年）詩觀之（寬按：辛亥年杜已逝，當是庚戌），則繡與畫之迹俱泯。赤甲白鹽之間，以至巴峽，洞庭，湘潭，莫不頓挫悲壯，剝浮落華。……善爲詩者，由至工而入於不工，工則羸，不工則細；工則生，不工則熟。

這這是由於他的性情近於率放，討論之作，又在晚年，故自然地傾向這邊了。——

其次談到方氏批評其他詩派的意見。此點因爲他本是耽於議論的人物，所以他的詩論，批評到其他詩作，多半

是辛辣而刻露。他最不满意南宋中期後興起來四靈江湖兩派註九，極力抨擊他們，他在送紫陽王山長俊如武陵詩，有句云：

「乾淳以後學無師，嘉紹厭厭士氣衰，何等淫詞南嶽稿，不祥妖讖晚唐詩！」

措詞何等嚴厲？又桐江續集秋晚雜書詩「堂堂陳去非」一首說：

「尤蕭范陸楊，復振乾淳聲，爾後頓寂寥，草蟲何薨薨，永嘉有四靈，詞工格乃平。」

又七十翁吟詩：

「南嶽五稟出，豈無劉後村，老妓風水僧，兩詩殊不然！」

他又在孫後近詩跋裡說：

「近世之詩，莫盛於慶曆元祐，南渡後猶有乾淳。永嘉水心葉氏忽取四靈晚唐體，五言以姚合爲宗，七言以許渾爲宗。江湖間無人能爲古選體，而盛唐之風遂衰，聚奎之路亦晚矣。」

對四靈與江湖兩派，提出具體的攻擊。可注意的是攻四靈則屢提「水心」，水心是葉適，爲永嘉學派的中堅，並不合道學家的口味，可以與陳同甫一樣可目爲粗材者是。攻江湖則提到劉後村，後邨名克莊，理宗所賞識的人材，與賈以道較爲接近（註十）。方氏在學詩吟十首中自註稱：

「葉水心獎提永嘉四靈，而天下江湖詩客，學許渾姚合僅能五七律，而詩格卑矣。」

七十翁吟詩註（卷二十二）也說：

「後村老妓詩『却羨鄰家門戶熟，隔樓燈燭到天明』。贈風水僧詩『誦得山經如合呪，頂將禪笠去尋僧』，陋句甚拙。容堂賈似道暮年自稱，後村七十以上造朝八座詩云『三生不肯忘容堂』。」

從這些地方，知道他所以這樣厭惡四靈與江湖的詩體，怕是學派與政治的門戶之見居多，不過也實在能指出四靈，

元方回詩與其詩論

二一四

江湖詩客的病態。如說：

「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爲五七言。無風雲、月露、烟霞、花柳、松竹、鶯燕、鷓鴣、琴棋、書畫、鼓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爲干謁乞覓之資。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醜狀莫掩。嗚乎！江湖之弊，一至於此！」——送胡植芸北行序。

儼然道出「詩丐」們的一副可憐相來。可是方氏晚年杭州諸詩爲北方貴人，乃至爲朱禎孫，呂師夔一千亡宋降將所做的詩序，不也正是此文中所指的這些醜態嗎？

平心而論，四靈派詩，只在五言上用功，其取材不外風花雪竹，規模不免狹小。但寫的却是眞詩，也總算是清新一路。似與方氏論詩宗旨，並沒有多大出入。何必攢之不入詩道呢？至於劉後邨的南嶽稟中清新生秀的詩正自不少，僅指一首詩而目爲淫詞，未免太冤枉了（後村詩客另爲專文評之）。

大概南宋之末，江西詩派，過求朴直，過求生澁，又好以議論成詩，所以遭人厭棄，有恢復唐音的要求。（註十一）。四靈江湖，標尚晚唐，主於摭寫性靈，使讀者耳目一新，所以葉水心大加獎譽。後來嚴滄浪（羽）力倡妙悟，說「詩有別才，非關理也。」（註十二）更使不學無術的俗人，有所藉口，遂造成元代詩人學唐詩而不至，乃產生纖巧俗惡的弊害（註十三）。故方氏當時力矯這些毛病，來爲江西詩派張目，近人曾論他的著作，又說他主張「詩格」（郭著文學批評史朱著文學批評大綱），但依我看，方氏詩論的精華，似仍在於句法字法，意格方面，不過是門面語而已，故於此不述。但他的詩學，是自有淵源，尤其是對宋詩的體格來龍去脈，說的恰當。如：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凡數十家。深涵孕育，氣勢極盛。歐陽公出焉，一變而爲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指蘇兄才翁）相爲頡頏。梅聖俞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

唐於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絕句，五言古或三謝。獨黃雙井專尙少陵，秦晁莫窺其藩。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惟呂居仁克肖。陳后山棄所學學雙井，黃致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爲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乃後陳簡齋，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蕭（東夫）其尤也。……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此四人也。……然尙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送羅壽可序

此文桐江續集外，又見於元劉璵撰的隱居通議，方紫陽詩條。劉氏記此序後並加稱語說：

「紫陽一號虛谷，名回，追憶似是嚴陵人……嘗上書乞斬賈似道謝天下，覺得是一羸落士也。」

可見時人已有公論。於此之外，我很佩服他評論同輩詩作的態度嚴格，毫不苟且。他的朋友吳尙賢送詩卷給他，他批評說：（桐江集卷五）

「一、詩未問工不工，且要對屬親切，輕輕重重得其平，又復情多而景少，淡多而麗少。……」

一、第一首中四句『楊柳池深魚乍出』，如何解說？『桑麻土潤燕初歸』，此一句謂春後燕子來也稍有味，上句冗矣。後兩句又云，『一年春草風前綠，萬點桃花雨後紅』，草何必風前綠？自來詩人，不敢以桃花對春草，前一聯冗，後兩句又弱。

一、『漁携網近鷗斜去』，此句不工，乃是兩事。下句云『人過橋東影倒行』，却只是一事，詩不好如此作。』這樣地商量鍛鍊，真是做詩的好教師。又劉元輝即劉光是他的老友，方在批他的詩卷「我愛陶元亮」詩下說此：

「此等詩（原詩：『貧非無粟在，宋粟不曾餐！』）當忘言，且元亮年六十三以死，劉裕後何曾不吃飯來？用夷齊周事，恐徒多紛紜。」

劉可能是宋之遺民，其詩自有寄托。方的批固然也另有用意，但讀陶論陶的人，總把他扯到眷戀宗國上面，實在

元方回詩與其詩論

二一六

也是令人可厭。方氏此批，也是言人所不敢言。

綜觀方氏詩論，有本原，有創獲，深明此中甘苦，實不愧為元初一大批評家。他的標舉句眼，影響到同時稍後的詩話家，如詩法家數，專論句眼的一段，明清以來，此事簡直是詩中律令了。不過論詩而着重字句，祇是為科場作者的敲門磚（律詩讀時，以警切動人，最便應試）。即使是章法篇法，也只是王船山所謂「教幕官作應酬詩」的把戲（註十四），詩的真訣，或不在在此。我們只可以將他的詩論，視作學詩的入門方法，本原之處，還須自作主張。在此我寧願舉白石詩說：「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和他的「自然高妙」之說，來矯正方氏所不及。

註九：宋詩鈔（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數其生平甚詳。

註十：四靈詩見四庫提要別集類著錄：（一）芳蘭軒集徐瓌著。（二）二薇亭集徐瓌著。（三）西巖集翁卷撰。（四）清苑集趙師秀著。宋

詩鈔錄翁卷詩集名葦碧軒詩，餘同四庫。

註十一：見劉後村大全集竹溪詩序（商務四庫叢刊本）。

註十二：見滄浪詩話詩辨篇。

註十三：大意見清顧奎光元詩選序。

註十四：見王夫之薑齋詩話。（清詩話醫學書局排印本）

本文參考書目舉要：

-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別集類（藝文印書館景印本）
- 二：歷代詩話（藝文版）
- 三：元史世祖本紀。
- 四：清初見刻瀛奎律髓。
- 五：周密撰癸辛雜識。（碑海本）
- 六：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冊（商務戰前版）
- 七：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大綱。

An Outline of the Poetry of Fang Hui and
His Essay on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Sun Ke-kua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元
方
回
詩
論

Fang Hui was not only a great poet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critic of the early Yuan Dynasty. He was a native of Hsieh Chou (now Hsieh Hsien, An-hwei). He was born in the late Sung Dynasty, 1227 A. D. He attacked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is time, Chia Szu-tao and became famous for the memorial "Ten Reasons for Beheading". At that time Fang Hui was appointed governor of Yen Chow. However, when the Mongolian army invaded Hong Chow,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surrendered, as did Fang Hui. He continued in office as governor of the Chien-te circuit. But later he was charged a crime and deprived. He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as a poet and gentleman at Hong Chow. His most famous books are (1) *Yin K'uei Lu Sui* (2) *Tung Chiang Chi* (3) *T'ung Chiang Shu Chi*. All his writings from the time of his surrender to the Yuan are included in the above.

Fang Hui's poetry followed the style of the "Chiang-hsi School of Poetry (江西詩派) which was currently copying the most popular poetry forms of the Sung Dynasty. He was very fond of the style of the poetry of Hung Ti-chien, Ch'en Szu-tao, and Ch'en Yu-i, whom he considered to be derived from Tu Fu in the Tang Dynasty. (He called them one ancestor and three descendants). In the *Yin Kuei Lu Sui* he often repeats this. It is more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in the Essay in Poetry found in the *T'ung Chiang Chi*.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Fang Hui's life and works, with a short account of his reasons for being famous. It supplements the biographical accounts in the Yuan History and the New Yuan History (neither of which survive).

2) The relation between Fang's poetry (*T'ung Chiang poems*) and the Chiangsi School of Poetry; and a brief account of the names of Fang's Poetry.

3) Introduction to *T'ung Chiang Chi* and his main types of poems, with criticisms of his most important parts,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his ability to write realisticall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his talents.

4)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g's Essay on Poetry and the study of the style and technique of Fang's poetry.

Few of Fang Hui's poems remain today. His Essay on poetry and criticisms of his poems are also very limited, and therefore valuable. They should serve as an aid to the study of Sung and Yuan poetry.

元
方
回
詩
論